

水 浒 纵 言

邢乃让
著



远方出版社

水·浒·纵·言

邢乃让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志忠

装帧设计:巴特尔

水浒纵言

(芳草地丛书)

邢乃让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财经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50千

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7-80595-472-0/R·201 定价:15.80元

序

王志彬

那公乃让,长我两岁,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去年,他的《〈水浒〉纵言》脱稿,我得以先读,感悟到了许多世故人情和读书为学的道理,曾将其中的几个篇章分别推荐给《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语文学刊》、《作文导报》和《内蒙古电大学刊》。现在,这部研治有年的书稿,经过更多精慎的加工,即将付梓了,那公嘱我为之序,我很高兴。虽曾设想转请一位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专家来写这篇序文,但那公坚持说:“你不但知文,且又知人,‘序’由你来写最理想不过了。”这就使我只能不揣粗浅之赧,慨然允诺,欣然命笔了。

50年代中期,我和那公同窗攻读语言文学专业,相濡以沫,志同道合,都执著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入学前,那公曾在偏远的陶林县做过宣传工作,已多有创作成果用于群众文化活动,有的则发表在区内外的报刊上。我和许多学友对那公是很钦佩的。毕业后,他先后在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呼和浩特教育学院担任编辑工作和教学工作,我们朝暮相处、切磋琢磨的机会少了,但仍能在忙中得闲的假日相邀相聚。依稀记得,他曾住在一所幽静的小院里,院外是白杨成行的林地,院内种着青椒、黄瓜、西红柿。在他微溢墨香的房间里,三五学友把酒促膝,海阔天空,谈文论艺,倍感“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情趣。在这种场合,那公总是端直而又宽厚,坦诚而又审慎,给我许多启迪和助益。

风风雨雨 40 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都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

惟邢公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勤勤恳恳，教书育人；自强不息，治学为文。早在十余年前，他即出版了《文学创作例话》一书。这部著作，古今中外，广采博纳；求真务实，详加考辨，以典范的事例和鲜活的经验，翔赡地阐发文学创作的特点、原则、方法和规律，为文学青年指明了学习创作的门径，也为某些成长中的作家提供了层楼更上的借鉴。近几年来，他为青年诗人和作家的作品撰写评论，为著书立说的学者提供鉴定意见，还参加有关高等学校写作教材和参考书、工具书的编写和审订，耕之耘之，不疲不辍，相继取得了数十万言的成果。我曾读过其中的部分篇章，每每为他笃实的思辨，鲜明的观点和清劲、老到的文笔所折服。

至若《〈水浒〉纵言》一书，则是邢公厚积数十年之功，熟读精思，惨淡经营而成的一部力作，是他在治学为文之路上，经过长途跋涉，所达到的一个新里程。这部洋洋20余万言的大著，包括“人物专论”、“杂事随感”、“笔法研讨”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各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合之，它是一个融会贯通、左右逢源、多侧面、多层次地研究《水浒》思想和艺术的整体；分之，它又分别是各有侧重，主旨鲜明的独立篇章。纵观全书，可以明显看出：邢公把《水浒传》的固有内涵与现代观念和社会生活契合了起来，建构了一个灵动自如、雅俗共赏的《水浒》研究的新体例，为源远流长的《水浒》研究，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光彩。

引而申之，《〈水浒〉纵言》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它居今探古，析古鉴今，务为有补于世。邢公年轻时候治学为文，即持“为时为事”、“干预生活”的积极观点。经过几十年的磨砺，他的思想观点和治学为文之通，有了很大的发展；他更为成熟、深沉了。他既不会在现实与古昔之间、政治与学术之间生拉硬扯，牵强附会于某种狭隘、短暂的特定功利，也绝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单纯地“为学术而学术”，这在《〈水浒〉纵言》的各篇章中，表现得都是非常明显的。《人物专论》部分，表面看是一组单纯的学术性论文，它

对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武松、李逵和石秀七个人物的性格，作了理据充实、详赡精到的分析；而实际上，邢公选择这七个人物予以“专论”，却是特具深意的。他怀着激越的情思，着力褒扬这些人物正直无私、宽厚仗义、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敢作敢为、大智大勇的品格，乃是为了古今相参，唤起当代人们对于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美德和道义的崇尚，进而借以充实、强化人们的魂魄，缔造现代文明的良好世风。《试论鲁智深》一文中说：“鲁智深的传神奥妙，绝不能单从死的书本里去找，而要从读书的活着的人群里去找”，“只要现实生活中有赃官、有恶霸、有刁钻欺诈之徒，人民就呼唤英雄，呼唤鲁智深出来，为他们驱奸除恶，创造一个适于生存的太平盛世。”这正是邢公的肺腑之言，有代表性地道出了他研治《水浒》之旨归。“杂事随感”部分，多具有浓郁的杂文味道，惟叙事更为生动，说理更为明晰。它酣畅淋漓，因事喻理，斥恶扬善，箴砭时弊，使《水浒》中的人物和故事有了现实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水浒〉纵言》的另一突出特色是它解析歧疑，辨正然否，力求解决《水浒》研究中尚未确论的问题。邢公治学为文，向不浅尝辄止，人云亦云，也不调和矛盾，混淆是非。他善于弥纶各家之说，加以鉴别比较，发现歧疑和罅隙，而后钩深取极、钻坚求通，再做理据更为充实、逻辑更为严密的条分缕析。例如，对宋江的评价问题，学术界争议甚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面对这种情况，《试论宋江》一文，对前人之说指陈利弊，献可替否，做出了“惟务折中”的论断。一方面，褒赞宋江是“一个品牌”、“一块磁石”、“一幅旗帜”，逐条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则一一贬斥宋江争取、接受招安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把他当做历史的“一面镜子”。我以为，这是辩证的，符合臧否历史人物之准则和规律的。再如《试论武松》中对武松在孟州杀人是否“太狠毒”的论辩；《试论石秀》中对石秀行为逻辑的解析，都表现出了邢公深思细研之后的精微独得之见，也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符合历史实际和人物性格特征的。

《〈水浒〉纵言》的再一突出特色是它注重艺术分析,善于总结、吸取作家的创作经验,借以指导创作实践,促进创作水平的提高。邢公多年致力于写作教学和写作研究,既有厚实的写作理论功底,又有深切的写作实践体验,对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点和创作经验,有着特殊的、职业性的敏感,能够见微知著、妙识文理,发现一般读者不易发现的笔法和技巧的奥秘。《〈水浒〉纵言》中的“笔法研讨”部分,对《水浒》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构成、场景的描绘、技法的运用、语言的表述等诸多方面,都做了翔实、具体的阐发,它没有大而空的理论架子,也不用那些似是而非的名词术语,而是通过对作品的感受和体悟,自然而然地反映出创作“怎样才能好”来。每每给读者豁然开朗的启发。这在一般文学理论著作和文学批评著作中,是难得其详的。

古代学人尝言:“诗品出自人品”。《〈水浒〉纵言》一书,不仅对《水浒传》的有关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和论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隐然地表现了它的作者的学养和识度,熔铸着他多年生活、工作和为人处世经验的结晶。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理应予以珍视的。

多年来,我疏于《水浒》的研读,靠着学文初始的一知半解和后来的片断思考,为一鸿篇巨制作序,难免要有“班门弄斧”之陋,好在说的是直感和实话,权且请邢公和方家哂然一笑了。

1998年2月12日

目 录

(一)人物专论

序.....	(1)
试论鲁智深.....	(1)
试论林冲	(12)
试论杨志	(23)
试论宋江	(33)
试论武松	(44)
试论李逵	(55)
试论石秀	(65)

(二)杂事随感

洪信其人其事	(75)
高俅发迹	(79)
“开封府不是朝廷的”	(83)
说说私走延安府的于教头	(87)
水泊梁山有高俅	(91)
蔡夫人一言九鼎	(95)
婊子的神通	(97)

无赖与帮闲·····	(100)
宋江声望与名人效应·····	(103)
钱权交易古亦有之·····	(106)
朝中有人好做官·····	(110)
黄文炳之死·····	(115)
官衙走狗形形色色·····	(120)
闲话真假李逵·····	(124)
从清风山之役说起·····	(128)
女中英豪顾大嫂·····	(132)
夫人干政得与失·····	(136)
从朱仝要杀李逵说到窝里斗·····	(140)
誓书铁券与柴大官人·····	(144)
英雄之于女色何如?·····	(148)
假宋江事件与李逵·····	(152)
杂七杂八说崇拜·····	(156)
平等原则与安排座次·····	(160)
且说宋江下跪·····	(164)
宋江一言堂·····	(168)
招贤纳士 功归宋江·····	(172)
关于董平的恋爱·····	(176)
生当乱世的太公们·····	(180)
说短论长卢员外·····	(184)
为戴宗神经战叫好·····	(188)
婊子·路子·银子·····	(192)
骂阵无聊 亦未见有效·····	(196)
为政不仁 国无宁日·····	(199)
招安闹剧的演出和收场·····	(203)
李师师小赞·····	(208)

如此至圣至明皇帝	(211)
陈桥驿事件与宋江的眼泪	(215)
急流勇退说燕青	(219)
- 哭沧州小衙内	(223)
奸臣奸党巧为运作举隅	(226)
- 技之长与用人之道	(213)
流徒囚徒和他们的“管”	(234)

(三) 笔法研讨

武松打虎的启示	(237)
扣人心弦的秘密	
- 浅谈“武松打虎”的故事情节	(240)
复杂深厚才耐看	
- 谈“武松打虎”的性格描写	(243)
胖大和尚为啥钻进新娘房里	(247)
林冲棒打洪教头的人物描写	(250)
人品与道义的胜利	
- “林冲棒打洪教头”浅析	(252)
状貌写心 标艺示威	
- 浅谈《水浒》人物的绰号	(258)
两个小人物	
- 浅谈郭哥、何九叔的性格描写	(261)
惊鱼人海有消息	
- 浅析鲁智深逃离渭州的主客观条件	(266)
油嘴滑舌老虔婆	

-《水浒》性格语言片谈之一·····	(270)
伶牙俐齿潘金莲	
-《水浒》性格语言片谈之二·····	(274)
凶杀绝非等闲事	
-浅谈“宋江杀惜”的行为逻辑·····	(278)
别具一格的比喻手法	
-鲁达铁拳下的郑屠·····	(285)
一支笔写尽江州风情	
-琐谈“黑旋风斗浪里白跳”的衬景描写·····	(288)
义正辞严 情文并茂	
-浅析戴宗“没头帖子”的写作特点·····	(291)
妙笔生花的场景描写	
-《水浒》讽喻笔法例释·····	(295)
智多无恐 临机应变	
-“燕青智扑擎天柱”浅析·····	(298)
说酒	
-从《水浒》写酒说到写酒外之意·····	(304)
说吃	
-英雄壮举的一种铺垫·····	(308)

人物专论

试论鲁智深

内容提要：茅盾在谈及《水浒》的人物和结构时指出：“所谓一百单八人个个面目不同，固然不免言之过甚，但全书重要人物至少有一打以上各有各的面目，却是事实。”本文作者受这一启发，撰写了一系列《水浒》人物专论。专论之一《试论鲁智深》，从几个侧面探讨鲁智深艺术形象的社会意义，颇有新意。

关键词：舍身除暴 救人危难 自然本性 社会公正

鲁智深原名鲁达，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智深是他三拳打死镇关西、畏罪逃往五台山削发为僧后，长老赐他的法号。鲁智深是《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中出场较早的主要人物形象，依照顺序排在另一主要人物史进和三个陪衬人物朱武、陈达、杨春之后。史进因结交少华山贼人案发，烧了庄院、杀了华阴县都头，却不听朱武相劝落草，而往延安府寻找师傅王教头。史进在渭州一茶坊巧遇鲁达，两人一见倾心。自此为始，《水浒传》便以串珠式结构展开了鲁达的故事：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夜宿桃花村，火烧瓦罐寺，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仅就事件而言，各各相对独立，有始有终；但所有事件，都以鲁智深为主角，成为结构上的人物线索，联成一个整体，酷似鲁智深一个小传。其篇幅之长，从第三回延续到第八回。这期间，鲁智深由军官沦为和尚，又由和尚而落草为王。从世俗的眼光看来，可谓每况愈下，境遇凄凉。然而，《水浒传》是一部在价值观念上反传统的巨著，鲁智深更不是贪图功名

利禄的庸俗之徒，断不可以成败相论。展读《水浒》，鲁智深向我们走来，宛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去，宋王朝的统治机器又奈其何？鲁智深玩命走险，杀人多多，却成为万千守分良民心目中的英雄。明人李贽曰：“描写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鲁智深传神奥妙何在？若说妙在他是“真活佛”，则他在五台山不过喝酒、打人、毁山亭、吃狗肉、殿堂后撒屎撒尿，真活佛岂如是哉？若说妙在他是凡人，则他为救金老父女，不怕丢官、舍身除暴；为保林冲性命，就连殿帅府太尉高俅也做了对头，几许凡人能如是哉？鲁智深是一个不读书史的白丁，并未读过亚圣孟子的名言：“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然而，鲁智深却以自己亲身经历，做到了舍生取义。如果说中国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国家，则我们可以断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及其士大夫们，从来就不尊奉儒家的王道说、民贵君轻说、舍生取义说，他们所喜欢的一向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智之”的愚民政策，变着戏法巧取豪夺。如蔡京、童贯、高俅之辈，哪一个是以百姓之痛痒为怀的？若将鲁智深与之并肩评论，孰优孰劣，孰善孰恶岂非昭然！由此看来，鲁智深的传神奥妙，绝不能单从死的书本里去找，而要从读书的活着的人群里去找。文学的功能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来完成的，只要现实生活中有赃官、有恶霸、有刁钻欺诈之徒，人民就呼唤英雄，呼唤鲁智深出来，为他们驱奸除恶，创造一个适于生存的太平盛世。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个鲁智深：

天性善良，救人危难的力行者

鲁智深在渭州茶坊里结识了史进以后，因往日久闻史进的好名声而喜不自胜，便挽了史进的手，同到州桥下潘家酒店吃酒。中途又巧遇史进的开手老师、使枪棒卖药的李忠，便相邀一同前往。

酒过数杯，因听得隔壁有人哽咽啼哭，便使酒保呼唤前来询问。原来这金老父女是东京人氏，一家三口来渭州投奔亲眷不着，母亲又客死异乡。正在危急关头，镇关西便乘虚而入，强媒硬保，把金家女儿作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却是虚钱实契。未及三个月，便被郑家大娘子赶了出来，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金老懦弱，争执不得，只好领女儿到酒楼卖唱。挣得几个小钱，留少许自身盘费，却将大半给郑屠还债。这几日因酒客稀少，收入微薄，怕违了钱限受郑屠羞辱，因此啼哭。这一骇人听闻的惨景，是善良人们所不敢想象的：一边是倚势豪强，强占人家黄花闺女的身体，一文不给；另一边是投诉无门，扫地出门，还要偿还本不曾收受的三千贯。天理何在？金老父女还有一线活命的生机吗？鲁智深此时，酒兴早已被扰为焦躁和烦恼，好心情撇到了九霄云外。他先问了金老姓氏，寄住的客店，又问郑关西郑大官人在哪里住。听了确切的回答后，他说：“呸！俺只道是哪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肮脏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鲁智深的话，斩钉截铁，除透露出郑屠为非做歹的根由，是与官府有干系外，也显示出对郑屠踞高临下，不屑一顾的气势。鲁智深回头看着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史进、李忠抱住劝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会。”两个三回五次劝得他住。这是一段很值得玩味的文字，不求甚解未免可惜！一则，智深难道忘了自己是东道主、并正在宴客吗？弃席而逃，于礼不恭吧？二则，“打死了那厮”，固然解救了金老父女，可你还能再从容续宴吗？武断地说，他没有想过这些事。思前想后便是计较得失，那是秀才文人们的事，而鲁智深凭借得是直感，是对是非、善恶的分辨，这便是鲁智深不同于势利小人处。接下来鲁智深便一步步实行其解救金老父女的计划。第一步，他慷慨解囊，拿出仅有的五两银子，又向史进相借，史进也施以十两一锭大银，并声明不要哥哥还。这是给金老父女还乡的盘缠。第二步，次日聚

明，他又亲往鲁家客店，催促金老父女上路，店小二因受郑屠之托追要典身钱，不肯放行，被智深一掌一拳，打掉两颗门牙，智深怕他与郑屠去报信，又在门口坐了两个时辰，确信金公已走远了方才起身。第三步，智深便投状元桥郑家肉铺，与郑屠面对面较量，演出了那场使郑屠毙命的、威武雄壮的活剧。综观事件的进程，每一步都是不可少的。施舍银两，是金公父女返乡远行的必备条件。这一步，一般善男信女也许做得到，但往往会就此止步。如是，金公父女的危难可得到缓解，却并不能根本摆脱厄运。亲临客店，甚至护送金老父女一程，一般英雄好汉也能做到，因为金公是弱者，固然需要这种帮助；而店主与小二也非势不可敌的强者，果如是行，当然为世人景仰，金公父女也脱险了。而唯独最后一步去找郑屠算帐，却是难上加难。一则，如不实行这一步，则郑屠还是郑屠，恶行不会终止，金老父女远走高飞虽为幸事，类似的不幸却会降临在别的弱者头上；二则，实行这一步不但成败难以预测，而且矛盾的双方，已从金老与郑屠转移到实行者与郑屠的身上，而实行的结果，或成或败，对实行者都将是祸事。为解救他人而自己招祸值得吗？不必搞民意调查，看看当今社会见死不救、纵恶行凶及种种出自利己动念而麻木不仁的事例，即可知道答案是否定的。然面鲁智深断然选择了干预的行动，不是为了奖金，更不是为出风头，他的所做所为，事前事后都没有丝毫功利的计较，完全是善良的天性使然。他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象穿衣吃饭一样，过后便丢到一边了。该怎样评价他呢？就怕连颂扬也是一种褻渎了。

无牵无挂，自然本性的体现者

如果做一个譬喻，鲁智深就是一头勇猛的狮子。狮子是野性十足的动物，奔突于山野丛林，觅食于雪原草地，方显其英武凶

悍。狮子自有狮子的生活习性，谁能讥笑它桀傲不驯呢？然而，鲁智深既做了和尚，就必须严守清规、尊行五戒，这就如同把狮子关进了铁的牢笼，客观的环境与主观的本能，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一方面，佛门弟子们看他不顺眼，沸沸扬扬闹动了寺院；另一方面，智深也是积习难改，两次喝得酩酊大醉，打坍了亭子、毁坏了金刚，确实不成体统，寺院长老看赵员外面皮收智深为徒，原来就担着很大风险，而今再难承受僧众的压力，只好打发智深上路。一般人读《水浒》至此，恐怕再也不能责怪长老或为智深辩解了。然而，明代大学者李贽却另有一番议论。他说：“此回（即《水浒》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文字，分明是成佛作祖图。若是那闭眼合掌的和尚，决无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样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见《〈水浒传〉回评》一文），这就等于说，佛门弟子要成佛作祖，并不在于诵经坐禅的表面文章，而在于明心见性、无牵无挂、“率性而行”。鲁智深虽曾做过五路廉访使的官职，却没有丝毫贪恋功名利禄的欲望，甚至丝毫不贪恋女色，连家眷都没有。唯其如是，他才能爱憎分明、见义勇为，拯救弱者而水火不顾。佛家有言曰：“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假定人的本性和本能有两种素质——自然人素质和社会人素质，则佛家崇尚的便是返朴归真的自然人素质。鲁智深做为和尚，不诵经、不坐禅，酒也喝得、肉也吃得，甚至动刀动枪开了杀戒，但他却保有更多的自然人素质，少了诸多奸诈伪饰，实在难得！实在可贵！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这回书，一不杀赃官，二不除恶霸，而读者之所以饶有兴味，全在于施公真、善、美的笔法。写鲁智深喝酒、吃狗肉、打金刚、毁山亭等举措，都不是颂扬胡闹，而是肯定鲁智深，维护了一个完整的自我！失掉自我是可悲的，此语堪为物欲横流的当代世人座右！

随机应变，成竹在胸的大智者

鲁智深由五台山前往东京。一日，因贪看山光水色、柳暗花明的景致而误了宿头，心中好生不快。正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而心慌意乱时，苍茫暮色中闪出一所庄院，便决定前往借宿，这是桃花村。桃花村庄主刘太公本是一位乐善好施、斋僧礼佛的老人，但智深来得不巧，恰好撞上意外的事故，几乎酿成一场冲突。智深到庄前时，正值十多名庄客手忙脚乱，搬东弄西，气氛是紧张而沉闷的。智深倚了禅杖，打个问讯，彬彬有礼说明来意，而庄客却说：“我庄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再次求告，而庄家又断然拒绝：“和尚快走，休在这里讨死。”更有人说：“去便去，不去时便捉来缚在这里。”智深大怒，提起禅杖正要发作时，刘太公在喧闹中出场，方才平息了一场骚动。智深被邀入庄内正堂，酒饭相待后，询问了内情。原来这桃花村紧邻桃花山，山上近有两个强人，聚集着五七百人，扎了寨栅，打家劫舍。刘太公有一女儿，年方十九，被山上二大王看中，便撒下二十两金子，一匹红锦为定礼，今晚就来庄上人赘。刘太公仅有这一个女儿，要靠她承祀香火、养老送终，因而是极不情愿的。智深听了刘太公一番话，方知庄客所言“歇不得”、“休在这里讨死”，都是一番好意，而太公面呈不悦，亦非嫌他来庄上打扰，心情便释然了。然而，面对刘太公的不幸遭遇，智深又当如何呢？从智深的为人品性来说，他一向疾恶如仇，决不肯见死不救，出而干预应是顺理成章之举。但因他是在逃的凶犯，公开身份又是出家人，这便不大好办了。一方而凶犯的真实感情不能暴露，另一方面出家人更不宜介入婚嫁姻缘，若太公所言：“非是你出家人闲管的事。”何去何从，事在两难。以智深性格之直率，为人之粗犷而言，应付这种局面，确实颇为不易。然而智深竟不假思索地说：“原来